
明史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　　列傳一百三十三

汪應軫字子宿浙江山陰人少有志操舉正德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大學士毛紀聞其名欲一見之竟不往十四年諸將南巡應軫抗言自下詔以來臣民奔竄莫有固志臨清以南率棄業罷市逃竄山谷苟不卽收成命恐變生不測昔谷永諫漢成帝謂棄萬

厭高美之尊號姘匹夫之卑字數離深宮挺身履險
與群小相逐與門戶奉宿衛者執干戈而守空宮其
言切中于今夫谷永諧敏之臣成帝庸闇之主永嘗
有言而成帝能容之豈以陛下之聖明不能俯納直
諫哉疏入留中繼復偕修撰舒芬等連章以請跪闕
門受杖幾斃教習事竣擬授給事中有旨補外遂出
為泗州知州州土瘠民惰不知農桑應軫至首勸之
耕買桑而植之募江南女紅教以蠶繅織作由是民
足衣食帝方南征中使絡繹道路乘勢橫索應軫率
壯夫百餘人列水次舟至即挽之出境遂免驛騷來

駕駐南京命刑進美婦善歌吹者數十人應軫奏言此土子女麗陋無以應勅旨臣向募有桑婦備家納之宮中俾受蠶事賚于治化有裨事遂寢世宗踐祚召為戶科給事中父老送者皆泣下山東鑛盜王鏜等作亂分掠東昌兗州流入畿輔河南境應軫奏言礦盜夥眾不出撫剿二策撫之莫急于推擇守令剿之之策其要有六離間賊黨一也收用材豪二也固扼險要三也廣開告訐四也明賞罰以勸士五也別首從以納降六也且礦盜與樂寇不同樂寇之法驅之境外而已若礦盜而縱使出境是嫁患于鄰國矣

請籌令凡一方有警不行撲滅致延蔓他境者[illegible][illegible]重論報可京師諸鋪戶例以十年編審尚方有所需先輸物于官而後給直比給又多侵損民大困應黔具陳其害請罷編審之制依時估給直語甚切至下所司議順素其言司禮監與薄辛壽散官軍俸於許門外設座南向應黔劾其無人臣禮且害銀多載趙宜下吏按治尚書林俊去位抗章乞留皆報聞應黔在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剴切時艱以便養乞致南遂調南京戶科是時張璁桂萼在南部方議追尊獻皇帝雅知應黔名欲倚以自助應黔與議不合即

奏請遵禮經崇正統以安人心不報嘉靖三年春出
為江西僉事居二年具疏引疾不俟命而歸為巡按
所劾詔浙司逮問歷黔自陳親老鮮兄弟乞休侍養
吏部為之請乃命免逮久之廷臣交薦起故官視江
西學政又以父艱歸服甫闋病卒鄉人重其操行私
謚清憲先生
鄭本公朔州衛人正德九年進士歷御史武宗不豫
時國本未建中外危懼本公上言昔漢唐中葉國統
數絕倉卒之際援立昏弱卒貽國家無窮禍令災異
迭興宗藩屢叛正以儲位未定萌覬覦之心中外臣

兖感懷憂畏望陛下以宗社為重容與執政大臣議
慎選宗室之親而賢者正位東宮以繫天下之望不
報世宗嗣位及冬而乾清宮成帝由文華殿入居之
本公獻言曰是宮也八年營搆一旦告成陛下踐祚
適與期會固居安之日亦思危之時也臣以為思不
在遠請即以此宮為鑒夫此宮何以災也由先朝群
小逢迎燕遊無度俾夜作晝遂致焚燒然則遠群小
而節燕遊以防無窮之患者陛下可不思乎先朝營
建此宮亦已有年惟不以後嗣為念故一日之安未
享萬歲之後無託而以屬之陛下然則重妃配而廣

繼嗣以為子孫萬世之計陛下可不思乎新宮之成必祭告郊廟社稷而後入居者所以敬其始也然未入而致敬不可既入而怠忽陛下得不思慎終如始兢兢業業常如天祖臨之而不敢以幽獨肆乎陛下昔居文華密邇外庭群臣封事朝奏夕下令一入深宮臣恐天顏遼絕由近侍以傳言將因是以見帝陛下得不思益勤延訪以防壅蔽之漸乎陛下昔居文華侍從簡朴供御儉素今一入深宮臣恐珍奇之玩妖冶之容亂聰明而惑心志陛下得不思遏欲將萌疏遠聲色以防燕安酖毒之患乎此宮始作勞費實

多斂天下之財力失天下之人心曾不顧恤陛下獨覩輪奐之美得不思竭民脂膏幾何疲民筋力幾何而重興作惜財力永以光朝爲鑒予帝嘉納之踰月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本公力言不可嘉靖改元春本公以京師窮民多饑凍致死請出粟賑濟戶部言故事窮民悉收入養濟院其無籍者收之蠟燭幡竿二寺衣布薪米廚料之類歲費萬金皆無其實爲奸徒役冒而二寺又添設內官校尉多執送圖利致窮民無所得食令當盡復舊制專屬其事于五縣五城而罷內官校尉恭請帝悉從焉出按遼東劾罷財貪割

総兵張銘都指揮周輔還朝論救給事中劉最忤旨
切責六年十月時享太廟帝不親行本公與同官彭
占祺極言報本禮重遣代非宜報聞明年三月帝欲考
興獻帝且立廟禁中本公偕同官力爭謂孝宗雖未
嘗親育聖躬然守此鴻業而傳之陛下以及子孫萬
世者果誰之德與陛下潛邸之日則為孝宗之姪與
獻王之子臨御之日則為孝宗之子與獻帝之姪可
兩言而决也至於立廟大內實為不經獻帝之靈既
不得入太廟又窒去一國之祀而祀享於大內焉陛
下之享太廟其文曰嗣皇帝子獻帝之廟又當何稱

愛敬精誠兩無所屬恐獻帝之神將厭然不安是誤下之孝既不得專致于太廟而所以奉獻帝者反爲瀆禮而不足以盡其心矣帝怒責其朋言亂政奪俸三月其年六月帝愈欲考獻帝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召張璁桂萼入京于是群情洶洶本公偕同官四十四人連章言萼首爲亂階璁再肆欺罔黃綰如鷹犬張嗾旁噬黃宗明如奴隸攘臂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以成夾攻之勢席書陰行間諜以收漁人之功卒之尚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罷再頒太保因疏而被逆言官由之而得罪雖往日瑾彬之奸流禍

亦不若是酷也不納已而偕廷臣伏闕哭諫繫獄廷杖還職尋遷通政參議九年不調以疾請改南京乃擢大理寺丞稍遷南京太僕少卿謝病歸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貢準等會薦詔起召用不赴卒

趙漢字鴻逵平湖人正德六年進士擢建昌推官擢學副使李夢陽撤毀淫祠有司率觀望漢署府事一切毀者十五治獄明決上官才之擢南京戶科給事中嘉靖初尚書林俊以執奏獄內李陽鳳被奇禍貴漢時為兵科上言近日貴倖之臣根據左右而太監崔文尤興讒亂政令論文罪者多矣陛下不回忌

有詔旨則曰所司知之文巧壅蔽廷奸欺行道之人皆知之陛下獨不知耶且文之壽悠豈特庇一廝養李陽鳳而已陽鳳之事猶小也文快心之大者在能矯詔獄以制人能致尚書以司奏能加言官以詰責究其難勢臣恐其不亂不已也近二部尚書趙璜受牒發矣家人之罪文輒循具牒者歸狀發危也之曰此獄寄與趙尚書其放橫無狀至此則其所辱大臣如前此劉瑾之為者不患其不能也望急賜鐫逐毋使為漸致累不聽既而言官多得罪漢既宦忠陳言蕩瀆數激則犯忌諱使近倖而奸邪遂側目以圖之

於是責之以輕率妄言律可奪也坐之以不諳事體官可罷也苟由中擬力可回天欲加之罪患無辭乎夫以內臣之私憤而滅天下之公言伐天下之士類使中外以言為諱相率而為阿徇以避中傷之禍宜不岌岌乎殆哉報聞三年同廷臣哭爭大禮逮繫詔獄復廷杖之歷吏科左給事中尋以疾去八年起故官明年遷工科都給事中疏言內閣桂萼翟鑾稱病三月未嘗以曠職懇辭張璁久專政機亦未聞其求賢共濟在萼有饕餮之戒在鑾有伴食之誚在璁有素餐之嫌乞諭鑾萼亟去簡用兩京大臣及家居耆

舊以分璁任帝覽奏不悅摘其譌字詰之諭璁毋辭避違侵佞其赴閣璁疏謝因言漢忠于君謀宜令其備列諸任內閣者以進帝從之即令漢舉其所欲用者漢惶恐言臣胃昧無知妄欲璁引賢共濟初無私至帝怒責漢對不以實趣以名上漢益懼言輔臣簡命出自朝廷即有時咨亦非小臣所敢干預帝乃宥之止奪俸一月尋出為陝西右叅政告歸久之以故官起山西不數月復致仕子伊嘉靖十一年進士歷廣西副使等齎田亦即以養父乞歸部檄屢徵竟不起伊子邦秩萬曆初進士終海門知縣

章僑字處仁蘭谿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元年擢禮科給事中疏劾中官蕭敬芮景賢等又上言三代以下論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足以號召天下倡異學之說而士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之於是取陸九淵之簡便詆朱熹爲支離及爲文辭務崇艱險乞行天下痛爲禁革仝御史梁世驃亦言之帝然其言下詔禁飭如僑指明年上言陛下高拱穆清之上付萬幾于章奏臣下得接清光不過早朝頃刻間耳奉天奏事徒爲觀聽之具文華講讀畧無問難之言如此則朝講何益哉乞依祖宗故事擇朝

班退許百官以次啓事經筵日講時賜清問密勿咸
臣恒勤召對又簡儒臣十數人俾更番入直便殿以
備咨訪則上下交孚而壅蔽不生矣上顧納之時軍
人何淵請立世室于太廟東北倚力言其不可未幾
又言臣聞諸處添設織造內臣貪橫殊甚初至有司
歲時有節饋行戶有規例樣段動以數千帯造各道
本數稍不稱意輙遭毀裂有廢產鬻子以償者其爲
毒若不可勝言而內臣方覬爲利藪遂路傳言浙江
太監梁瑤運重資營罷織造原箚爲天下慮此舉動
亦依惟頗詔待罪與天下更始溉入不肖又明命條

刻營務因劾定國公徐光祚陽武侯薛倫不職倫遂辭任尋疏論張璁霍韜首為厲階席書方獻夫朋比附和桂萼竊取虛餘攘臂不顧宜并斥之以謝天下內官張嵩曹懷亦以為言皆不聽孝陵司香內使谷大用夤緣其黨奏乞還京治疾倫疏抗言大用等初逢逆瑾後引寧彬樹八黨之亢釀十六年之禍致先帝不得正其終賴陛下明斷譴斥人心稍快不知大用何所窺瞯一旦收從詔旨敢行陳乞若不早為遏絕恐乘間伺隙群兇競起不至復亂天下不止也章下所司五年孟秋特享太廟帝遣京山侯崔元代倫

疏諫且言奉命臨時倉皇就位鉞嶽何存帝怒[illegible]奪俸兩月歷禮科左給事中出知衢州府終福建布政使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世宗立擢兵科給事中宦官張銳張志已下獄論死帝復寬之相卿抗言銳志罪惡載在刑書百死莫贖乃忽降明旨更許減死天下望陛下為孝皇陛下顧自處于正德之紛亂愚臣所未解也帝議加興獻帝皇號相卿疏爭嘉靖二年詔廢中官張欽義子李賢為錦衣世襲指揮廷臣爭之不得相卿復抗疏曰叢尚書求諫

再造社稷宜其予冕止錦衣千戶令尚書王守仁底
定汀贛宜異予兵憲止錦衣百戶賢乃中官廝養而
應叙屬通之恩忠勤大臣之裔曾不若近倖之奴狗
國勳事迩臣其雖不辭醒乃部臣彭澤科臣許復禮
安然相繼言之而陛下悉拒不納毋乃重違內侍右
輕拒士大夫哉相卿見時政乖違不勝憂懼乃上言
決策致權出于一則治二三則亂公卿大夫參議則
治匪人僭干則亂陛下總統之初登用老成嘉納忠
讜裁抑僥倖寵殛僉邪可謂明且剛矣曾未再期偏
聽叔說耽政亟行得毋明少蔽乎剛少遜乎操權柄

得其術而陰伺袁霸者得居中制之如崔文昇客魏
閣上師保臺諫言之而不聽羅洪載守職遠繫廷尉
疏七十上而不行近又庇崔文昇奴奪法司恣守斥
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事涉中人由降溫旨施
法不罪猶乞必從此與正德朝何異哉賢智之士雖
欲竭忠盡節不可得矣俊國之望也其去志決矣使
去而類俊者必不能留然則陛下將與二三近習私
人共理天下乎夫今日之天下與先朝異在武宗時
勢已阽危然元氣猶壯調劑適宜可以立起何意承
孝宗之澤也其在今日病雖稍蘇而元氣已竭調劑

無方將至不廷何也承武宗之亂也然則陛下可不
惕然覺悟于伏願深察亂機收還政柄取近習最無
良如崔文者置之重典然後務舉賢去讒慝延
訪忠言深恤民隱務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而後天
下可為也未幾以給事中李學曾章僑主事林應驄
皆言事奪俸從上疏諫指帝氣驕志怠甘蹈過舉其
詞甚切為給事三年所言皆不見聽遂謝病歸知縣
以故寧致與從相鄉曰今日責人即最時諸生也奈
何役屬里黨擁益柔與使父老走匿乎且吾猶不入
訟府無所事此力卻之八年詔養病三年以上不赴

部者悉落職間任相卿遂廢汴五年吏部疏舉遺賢
有詔起用竟不赴憂言故與相卿為僚既衰致賻壽
招之謝弗應卜築紫岩山與田父相爾汝豆就飲食
爾以責人目之者輒杖扶起知縣重其行為之樹坊
相卿念當往謝乘小舟泊東城外黎明詣門囑縣
治前再拜去清風峻節卓然于時予聞造萬曆間以
舉人歷御史

方鳳字時鳴崑山人與兄鵬同舉正德三年進士授
行人九年擢南京御史副使胡世寧被逮疏請寬恕
改北臺出按真定諸府武宗南狩疏論江事中宮不

宜撤素婦女納之行宮又極陳災青屢見宜修德以弭天戒皆不報世宗嗣位疏論兵部侍郎楊廷儀奸佞貪贖廷儀者大學士廷和弟也帝以廷和故優容之而言者論不已廷儀竟自引去時帝欲追崇興獻王大奸張銳張忠輩將貴緣逃死屬偕同官上言太禮遂議禮官所考定實合天下之公而陛下留中者月餘致獻諂希寵之徒皆立異說以熒聽願陛下割恩從義克己由禮則大孝立而治本端矣張銳張忠罪與彬寧同科而賊臣蕭敬輩曲為黨庇致法司獄坐之死乃疏復留中半月御史曹倫奏趣之始令

會鞫臣聞其扶布重賄交通宮掖將圖減死願陛下毋惑近侍之言勿徇宮戚之請早賜裁決則大法正而治具張矣因請帝勤御經筵容納直諫一言一動師保是依毋使內臣干政疏入報聞帝既尊興獻王為帝復欲加以皇號鳳復疏言非禮嘉靖改元秋南京大風雨拔陵木壞民居大江湧潮至丈餘鳳上言災變之來罪由人事感召今經筵無咨詢之實宰臣步延納之禮蠲租之詔方下而追徵益急沙汰之令旋頒而傳奉陞至信內監之言而貶謫御史因繫部曹徇外戚之請而非功受封無名賜第大奸如張銳

革止從謫戍而百萬私藏仍歸舊索積惡如浦智等止令降秩而入官贓物仍還罪人此皆蠹政之大者願陛下痛加鑒省力祛弊政而歸之正道庶乎災變可弭帝竟不能用也二年出為廣東提學僉事旋謝病歸鵬字時舉既登第授禮部主事嘉靖初累官吏部郎中皆在南京出為浙江參議遷山西提學副使具疏乞休不許遂徑歸初大禮議起南京主事張璁輩力請考興獻王舉朝排之鵬獨是其議後璁萼用事引鵬為同志即家召拜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尋充經筵講官居二年擢南京太常卿復謝病去

翔等謂戲謔矣不處官者罪之遂落鵬職閒住翔鶴與鳳同以學行相砥此儀禮各持一說不相下然鵬雖由此致通顯而意殊悒悒不自得拔未久遽退既而人皆家居相友愛放情文酒足跡不履官寺鄉人並賢之始二人議禮不合世宗亦知之嘗作自得有述一篇中言今世降理微人欲熾盛依附和者無足怪所惜者師生兄弟朋友乃通于勢利互有乖睽如少師楊一清為喬宇之師而師之言不從矣桂萼為少保蕚之兄而弟不親矣湛若水為尚書方獻夫之友則友而疏矣皆勢利奪人然遂可垂世戒哉六請

上言守不聽臣言若水背獻夫之論是鉞然矣若華能持正論蘭等之學多自其兄啓之未可盡非也帝報曰朕閱大典有得而述因歎兄弟邪正殊途桂萼之如此方鵰方鳳之如彼故吁嗟之餘抑揚不平得卿言朕將易之蓋帝誤以廷臣之爭大禮為附楊廷和而然也

彭汝實字子充嘉定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吏科給事中伉直敢言嘉靖三年春南京大水疏請設策賑濟又言九江盜起殺傷官軍甚衆採江都御史伍文定不即議劉應城猶孫鉞擁兵不出俱乞降

旨切責帝并從之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以爭大禮下詔獄謫官汝賓抗章論救又因災異上言邇者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加以群小盛長盜賊公行萬民失業木異草妖時時見告天變于上地變于下人物變于中而修省之詔無過具文廷陛之間忠邪未辨以遂逆為合禮以守正為沽直長鯨巨鰤決網自如腴田甲第橫賜無已此皆臣等不能明目達聰之責也今陛下春秋已逾志學豈可徒特堯舜之資而不加聖心奈側聞經筵進講畧無關雜黃閣票擬依常批答棄燕閒于女寵妾媵心于谿

端二廖諸張尚絅繆延李陸蘇縉竟得無他如此而
望天意之回人心之感不可得矣報聞六年大學士
費宏以子坐事逮繫被論不出禮部侍郎溫仁和以
屢王名錄事聽勘汝實言宜聽二臣避位以明進退
之義因薦石珤羅欽順顧清蔣冕可代宏李廷相崔
銑湛若水何瑭許誥可代仁和章下所司奸人王邦
奇之訐廷和彭澤也汝實言邦奇先後兩疏始為惶
駭之語終雜鄙褻之辭中所引事多顛倒淆惑至謂
費宏石珤夜入楊一清之門事易可見今既不聞召
問一清而一清又久不爲白何也陛下即位之初廷

和裁者冗員數萬坐此叢怨罷去令其長子業以辭
愚發遣亦可已矣而群小蓄怨蔓連不已并其次子
及婿又復下獄夫誣告之律視其所誣輕重反坐此
國法也願追究王使之人與告人同罪無令苟免貽
譏外藩不聽汝賓數言時政缺失又嘗力爭大禮為
當事者所惡先是以親老欲便養疏乞改近地教職
因遵詔例舉貢士高任銳王表自代不許至是考滿
復申前請當事者欲中之下吏部參看因言汝賓倡
言鼓衆撓亂大禮且與御史方鳳程啓充朋黨通賄
詢知考察不容乃欲辭尊居卑不當聽其僥免遂奪

職獨往奉親結廬山中講授生徒竟不復用識實與恭竟及大理少卿徐文華給事中安磐皆同里同時以敢言著聲稱嘉靖四諫

顧濟字舟卿崑山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武宗晚年巡遊無度國本未建中外以為憂車駕自南都還臥疾豹房惟江彬輩侍左右人情益危疑濟上言適聖體違和舉朝憂懼夫人情必至親而可恃者莫如母子今陛下孤寄於外兩宮隔絕骨肉日疏聖心所恃以為安者復何人哉昔漢高帝臥病數日樊噲排闥入見譬以趙高之事今群經嫌

宴樂長會之要者但拘于形迹不敢自盡願陛下簡擇廷臣吏番入直凡起居動息咸使與聞一切淫巧戲劇傷生敗德之事悉行屏絕則保養有道聖躬自安不報再逾月而帝崩世宗即位之月濟上疏曰伏見陛下踐阼剗除宿弊殆盡言官數陳並見采錄永下臣民莫不懽忻踴躍思見德化之成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聽諫非難樂諫爲難今新政所釐正多不便于奸豪權倖之家臣恐盤據既深玩愒未已非依怙宮闈必請託左右萬一持法不固弊源少開則此輩將蓄衆而壞之陛下雖欲復正其末不可得返也

臣所以慮守法之難也昔唐太宗貞觀初每導群臣
使言及至晚年諫者乃多忤旨陛下首闢言路臣工
思贊盛治靡不因事納忠高遠者似涉于迂闊切直
者或過于犯顏要之皆忠義所發有利國家陛下若
恕其犯顏則言必不入視爲迂闊則計必不行如此而
欲忠言日聞于前豈可得哉此臣所以慮樂諫之難
也尋復上言陛下臨馭以來首剪群凶天下翕然稱
明然奸黨尚存乘機伺隙傷害類以快私讐執邪說
以拒正論未敗者思固寵既敗者冀瓦全此誠治亂
安危之機不可不慮臣請以內外所上章奏下吏部

考覈其允闇昧弗當者屬言官參劾以彰國法且章奏批答或下部議或取上裁祖宗舊有故事今內臣張雄張銳張忠于經佛寶張信孫和陳敬等誅[illegible]先帝陛下業已逮治及其奏辦又獲寬假豈左右親信巧為營救而陛下過聽之耶臣願斷以大義批答悉如舊章事有違法使言官得以封駁諸司得以執奏則小人無所售奸而法紀可以復振帝嘉納之既而劾司禮太監蕭敬黨庇罪人張銳等惑亂聖聽救縱大奸都御史張綸刑部尚書張子麟侍郎顏頤壽承旨會訊依違號隨無大臣之節乞治欺罪罷子麟

等不聽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濂疏言其不可踰年侍
養歸越數年卒子章志字行之嘉靖三十二年進士
亦起家行人歷刑部郎中出為饒州知府章志守官
廉善聽斷在郡讞獄明恕及至饒饒人健訟決遣不
踰信宿胥吏無所售奸頻歲旱澇賑救以時歷廣西
按察使萬曆五年進表還便道歸里會子紹芳成進
士為庶吉士即稱病家居閱七年用薦以故官改淮
山東累擢南京兵部侍郎南京故有馬快船供中貴
進奉船戶累千人承其役者輒破產章志請減船額
船並毋僉派官為給直僱募由是積害頓除比章志

卒官鄉人祖祭江濱哭祭塞野爲立祠祀之紹芳書寶甫官終春坊左贊善爲人温粹雅飭見推館閣顧氏難三世仕宦而貲產不及中人爲鄉里所重

張錄字宗制城武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御史嘉靖初同廷臣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出按畿輔劾宣府諸將失事皆伏辜五年七月西域遣貢獅子西牛方物其使言所貢玉石計費二萬三千餘金往來且七年進中國重賞錄上宣明王不貴異物今之獅日各飼一羊是歲用七百餘羊也以銀計之當五百餘兩矣牛食芻菽常也今乃食以果餅則食

於是食矣況留畜於馴養于內飲食賜費難以數計奈何以有用之物害此無用之獸哉願返其獻歸其人薄其責以阻其希望之心帝不能用張璁擢兵部侍郎錄與諸御史合疏爭之不聽時璁與桂萼屢疏攻大學士費宏錄亦言宏以子懋良犯罪繫獄再疏乞休陛下既溫旨慰留之及璁萼屢劾又復如常批答溺三臣之愛特兩可之心致宏去遂決璁等快心未已今水旱相仍變異迭出正大小臣工修省之時而諸臣為國股肱相傾排若此欲弭災變不亦難乎乞亟黜三人以回天譴帝于是戒諭璁萼如錄指朋

年遷兵侍郎總臺事修前恨言錄不諳憲體宜他闕
遂罷歸家居二十年卒時與錄同為御史有張祿者
平原進士嘗按湖廣歲大祲繪饑民圖以獻帝將召
大同巡撫王大用為右都御史掌院事祿言大用不
協衆望遂止不召與錄並號敢言坐事罷官終河南
參議亦不竟其施焉

鄭洛書字啟範莆田人父祥由鄉舉官電白教諭洛
書弱冠登進士即請假省父于電白抵有兵亂祥幾
不免會洛書至以計脫于險奉之歸洛書謁選得上
海知縣俗善訟為擇髙年有行者為里長鄉老命巡

將勸行遜讓而懲其不率期年訟漸息立義塚建社學設社倉一切規制咸備尤善摘發奸伏嘗舟行見沉屍壓以磨石察令隸偵諸村落見民家有磨而失其牡洛書曰此是也召訊之乃奪卜者贄而殺之者又嘗行見人焚屍而哭不哀問之曰吾嫂也居數日有訴母出莫得蹤跡者洛書曰得毋向所焚者耶集其隣訊之其人故無嫂發其冢得婦人首則訴者之母也由是一邑號為神明嘉靖四年召拜御史禮部郎中陳九川為天方國通事所訐詞連大學士費宏謂九川以玉帶賂之詹事張璁桂萼方欲傾宏遂逮繫

九川謫戍洛書與同官鄭氣上言九川之事今獨憲等與謀同已得罪公論而宏辭受取予之際然亦未明夫朝廷用有紀綱大臣當重進退臣謂宏與璁等皆不可以不去宏不去則有持祿保位之誚璁等不去亦冒蹊田奪牛之嫌惟早賜裁斷詔責洛書妄言時帝賜尚書趙鑑屏書詩翰洛書因言陛下眷禮大臣此虞廷賡歌之風也願推此心以念舊如致仕大臣劉健謝遷林俊孫交等特降宸章咨訪存致則聖德益宏又推此心以赦過如遷謫豐熙劉濟余寬王施進等特垂恤恩量與牽復則聖度益廣報聞李福

達獄起法司以讞鞫失持皆下詔獄帝將親鞫之洛書上疏力爭曰陛下操獨斷之威使法官不得伸其職是雖有張釋之于定國皆不得抗辯于人主之前何以使刑罰得中哉帝怒將罪之大學士楊一清力解而止尋出視南畿學政洛書在臺嘗論薦尚書王守仁羅欽順楊旦彭澤邵寶祭酒魯鐸及論救給事中楊言鄭一鵬御史魏有本郎中葉應驄王事唐樞繆宗周皆為時所稱十二年四月京察事竣更命科道官互相糾劾諸給事有惡洛書者中之遂落職給事中饒秀亦為御史所劾無所泄憤復劾洛書及王

董賢殷汝礪施山周寵徐淮許廷桂葛夔張懋九人不職董賢等亦皆降黜時論駭之洛書負俊才好辯有口明習天下事廣座中常屈其儕輩卒亦以此自屈家居再踰歲而卒年三十九子開仕依上海上海人相與治田百畝資之令間歲一至收其入以歸

論曰應軫諸臣抵掌時政切劘主闕庶幾古之遺直也而身不見庸禍亦罕及豈非幸乎追嘉靖遺詔錄舊言官則以得罪重輕為差而諸臣遂弗獲邀追卹之典亦可憫也已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　　列傳一百三十四

鄭自璧　劉世揚　解一貫
楊言　陸粲　魏良弼
葉洪　錢薇　戚賢
劉繪 子黄裳

鄭自璧字承東祥符人隷籍京師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工科給事中世宗踐阼中外競言時政得失自璧請承有關化理者類輯成書以備觀覽從之初正德中奄人用事多侵奪畿民世業為莊田至是民訴之遣使往勘自璧復備言內使莊頭斷民

侵削狀帝命勘者嚴治民志稍除嘉靖二年四月居
父陳萬言辭黃華坊賜第請西安門外新宅詔予之
自璧以所請之宅已鬻之民不當奪與戚畹且時方
修省土木豈宜妄興上疏爭之而其同官安磐亦言
寵遇戚里不宜太過皆不聽明年伏闕爭大禮受杖
三遷至兵科都給事中宣府守備王經從戍籍復官
自璧言經以失事謫戍今乃聽其飾辯必有左右為
先容者此而倖免何以示懲請如前詔罪之又明年
中官李能以修墩堡為詞請定山海關稅額自璧疏
爭曰山海東控遼陽西藩都邑鄉設守臣部司止令

詰奸禁暴非為榷税計也今能名為鎮邊實征商自利違詔厲民不宜聽許御史許中劉輔等亦以為言帝皆不納時論甘肅禦寇功內官張忠尚書金獻民等皆蔭子錦衣其下參隨亦悉進秩自壁言邊臣録功宜也乃叙及參隨環邊一級何其濫耶況獻民與都督杭雄遵例各携二十人而忠乃至九十人均行邊賞冠裳猥及輿臺名器賤于瓦礫非所以勸功閥崇爵秩也不報既而鎮守江西太監黎鑑所携參隨踰于常額太監武忠從子英冒功擢副千戶自壁並請除汰詔減鑑參隨之半時錦衣官裁革者多嘖緣

復職而司禮監奏收已汰諸匠近五百人兵部並擬
言不可自璧復疏爭之俱報聞孝陵淨軍千喜者故
正德朝大璫也至是擅赴京奏辯希復用自璧抗疏
請加罪詔遣喜還守陵寢故安遠伯許泰戍海南死
其子濬請襲祖職指揮并免軍役帝皆許之自璧言
泰罪重惡稔不誅已幸不宜許之襲職又除尺籍以
示法而長奸不從先是太監扶安卒親屬官錦衣者
八人自璧偕同官力爭不聽及太監黃英死復詔官
英弟姪八人為錦衣且令掌事自璧等復執奏言英
縱有微勞為治塋建祠足云報矣又令其弟姪為錦

表指揮者六千戶者一副千戶者二百戶者三鎮撫者一八人中尚有異姓如陳昊者官爵之濫至此而極且以八人計之廩祿歲糜占役不少非第名器可惜侵冒之弊又何可不急懲也帝亦不從初自璧嘗偕同官劾武定侯郭勛奸貪帝方眷勛不問及李福達事起復劾勛交結妖人得旨詰責六年三月宣府失事自璧等劾總兵官傅鐸而薦郤永可代并劾鎮守中官王玳巡撫周金副將時陳等罪鐸遂逮問陳褫冠帶而玳金責立功贖罪禮部侍郎桂萼借邊事請起用王瓊詔下吏部議自璧率同官與御史譚纘

等疏言瓊貪汙險賊罪宜追治等援引奸邪亦請罷諭帝不納自璧最號敢言所言又皆關權倖由是直聲震朝野而群奸皆側目共為蜚語聞于上吏部嘗以資次推自璧太僕少卿不見用至是科道互劾中旨言鄭自璧一門三鬻清議有乖可降二級調外任遂謫江陰縣丞命下朝論大駭而太臣方幸其去無救者後數年廷臣多論薦竟不復召

劉世揚字贊甫閩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刑科給事中世宗即位議加興獻帝皇號世揚疏諫嘉靖初內官吳善良以事當下法司都察院牒司禮

監召之其黨請于帝以善良付司禮帝即手批原牒付刑科行之世揚言祖宗之制凡降詔旨必書于題奏疏揭或登聞鼓狀乃發六科宣于諸書或圈有大事上命先發諸書必補牘于次日早朝進之無有竟批于文牘者令詔旨忽從中出使六科不待抄傳諸司無從補牘玩褻天語更張舊制竊為陛下重之報聞已列上先朝直臣舒芬馬汝驥王思汪應軫張原等二十人請加恩數以旌忠直由是諸臣各進秩一等二年四月帝以災異修省世揚言去冬無雪入春無雨陛下側身修行一念感格雨雪隨降苟擴而充

之日延儒臣咨訪治道更做古人几杖箴銘之義聽
聖賢格言書之殿廡則燕閒獨處罔非齋肅之時于
以轉災為祥不難矣帝納之歷吏科左給事中七年
偕同官劾罷兵部尚書王時中頃之進都給事中與
同官李仁劾詹事顧鼎臣不可居沃心之任且言今日
詹事即他日輔臣帝怒詰詹事進輔臣出何典例世
揚等惶恐引罪帝怒不解予杖下詔獄既而釋之八
年二月帝以久旱躬禱世揚率同官劾群臣從官之
不虔者且言在獄繫囚及建言譴戍諸臣怨咨之氣
上干天和請悉行疏釋協雷雨解之義帝不能用大

學士張璁桂萼既被劾罷帝責諫官不言世揚等請罪待宥已而世揚偕六科諸臣畫劾璁萼之黨言自璁萼柄用貢恩行私中外縉紳趨附日衆廉耻掃地如總督尚書王瓊納賄起用朝野共知諭德彭澤中允孫承恩大理寺丞葉忠御史儲良才皆考察罷黜乞哀權門首壞國典此五臣者悉宜斥罷順天府尹黎奭中允廖道南編修金璐阿媚小人清議不齒僉都御史李如圭大理少卿曹直南京太常卿方鵬前章附合遷擢太驟此六臣者宜分別黜調刑部郎中劉汝粑工部郎中丁洪員外郎金述諂附鮮耻驟遷

京職而汝翹尤號貪汙吏部郎中胡森主事王激[illegible]部員外郎張敔御史敖鉞悉籍御史盛滋居清要而敔尤工營競司業江汝璧以姻連躐通顯侍詔梁幼學以門館濫清階刑部員外郎張寰太僕丞姚奎編修張袞給事中魏良弼御史陸夢麟戶部員外郎郭憲皆出入權門有干清議此十五臣者當叅酌去留時廷臣競起而攀璁萼之黨皆下之吏部而尚書方獻夫亦璁萼黨也于六科所劾但去璐鉞奎汝翹敔憲良才幼學八人而已未幾世揚復偕同官趙漢等陳修省八事一養和德二擇精嫌三議久任四廣起用

五奬廉介六抑奔競七重巡方八優言路語皆切時弊其言奬廉介謂大學士石珤生平貞介沒未易名尚書李鐩國之藎臣身後遺金顧寅緣得謚皆公論之不平者其言優言路謂給事中鄭一鵬坐論楊一清再受杖削職今一清既敗則一鵬之言已驗宜復其諫職允是世揚發璁萼之黨見憾于璁而一鵬者又嘗忤璁萼以大獄罷去者也是時璁已再相而珤實前賜謚璁因激帝怒謂給事言皆妄帝乃責世揚等欺罔謫世揚江西布政司照磨而停漢等俸然鐩賜謚恭敏亦由此追奪世揚屢遷河南提學僉事著

歸卒世揚有學行既以直諫顯及外遷亦所至有聲縉紳莫不重之

解一貫字曾唯交城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除工科給事中陳講學修德親賢孝親任相遠奸用諫諍令戒欲恤民十事世宗嘉納之嘉靖元年俗御史出覈收馬草場帝命御馬監內臣凡新舊圖册悉送一貫等審勘內臣閻洪等惡其害已奏遣中官一人與俱一貫等抗言臣等奉詔行勘弊已清十六七今增遣內臣如益薪止沸舉前功而盡棄之請勿遣便帝納其言卻命已之還朝劾太監谷大用李璽奪產殃民宜

寘重典先後司其事者楊金杜堂等亦當速治帝雖宥諸人罪而內臣勛戚所據莊田率歸之民矣時帝爲后父陳萬言營第窮極壯麗一貫力請裁節楊廷和等爭織造一貫偕諸同官亦疏陳其不可皆不納歷刑科左右給事中四年寧夏鎮將种勳行賄京師爲東廠所摘得其簿籍一貫奏請窮治雲南巡按御史鄧楠以建言廣東按察使張祐副使孫懋以稽辱官校逮治御史方啓顏以杖死宦官家人落職元城知縣張好古以拘責戚畹家族鐫級一貫皆論救竹皆停俸明年進吏科都給事中敎授王价錄事錢子

劾以考察罷退假議禮希復用帝將許之一貫等奮如此將壞祖宗百年之制啓小人僥倖之門事竟寢時張璁桂萼日攻擊費宏不已一貫心疾之復偕同官上言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之義固不能無議但自入仕至今未聞其有大過至于璁萼平生奸險特以議禮一事偶合聖心自超擢以來憑恃寵靈凌轢朝士與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之其屢行攻訐非真為國家也陛下以其累疏俱付所司而于其終乃曰爾等宜各修乃職助朕至治詳繹斯言所以陰折其奸謀者至矣夫何二三臣者不體朝廷至意

或專攻宏或兼攻惡莠不知能去宏而不能去惡莠
也何也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不然宏恤人言顧慮
恥猶可望以君子若惡莠則小人之尤何所忌憚苟
其計得行則奸邪之氣勢愈增善類之中傷無已天
下之事將大有可慮者矣乞陛下或二人勿事攻擊
成國家協和之治詔下所司一貫遇事敢言竟以伉
直忤時謫開州判官卒

楊言字惟仁鄞人正德末進士授行人嘉靖四年擢
禮科給事中閱數日即上言邇者仁壽宮災諭群臣
修省臣以為責在公卿而不在陛下罪在諫官而不

在聖躬夫朝廷設六科所以舉正欺弊也今吏科衆職致陛下贊否混淆進退失當大臣蔣冕林俊輩去矣小臣王相張漢卿輩皆得禍矣而張璁桂萼始由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威勢以賊善良户科失職致陛下儉德不聞而賜和土地張崙輩請索無厭鹽商掛號崔和輩敢亂舊章禮科失職致陛下享祀未格于神而廟社無怵惕之感兵科失職致陛下綱紀廢弛而錦衣多冒濫之官山海攘抽分之利匠役增收而不禁奏帶踰額而不裁刑科失職致陛下用罰不中兇惡如藍華輩得寬緩決之法諫臣如郭楠輩反旋

粗械之刑工科失職致陛下興作不常而宮陵寢業丈俸踰侈常制內監陳林華柚辭及于燕湖凡此皆時與之急且大而足以拂天意者臣等曠職之罪從何辭哉願陛下念致災之由勤修庶政而罷臣等以警有位庶可格天心弭災變帝覽奏愠甚以時方修省但以浮誘責之奸人何淵力主世室之議言勸淵瀆亂不經請正其罪時廷臣多力爭者帝終惑其說言復抗章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為藩王小宗也臣也以臣並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干天下正統無一可者夫獻帝雖有盛德非

若周文武之類興王業也而欲襲世室之名非義稽以獻帝為自立之帝是前無祖宗也以獻帝為禰而宗之是後無考武二帝也陛下前既罪醫士劉患之言今乃紹淵之說前既俞禮卿席書之議今乃咈書之言臣不知其何謂也先是帝悉廷臣多託疾不之官下詔禁之言謂人臣請急良非得已今若覺罷不行非所以體群臣通下情也請自今嚴實放歸而居鄉不謹者黜之則私情公法並行矣詔從之楊一清之君入柄致也言請留之三邊既而特旨拜張璁兵部侍郎言以璁貪佞險躁其新進未更國家事抗章

請罷聰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用匪人同官解一貫等亦相率諫皆不納有投匿名書御道者言疏請卽燒之報可迨六年而王邦奇之事起邦奇欲害楊廷和彭澤搆帝意惡之因借哈密事請誅廷和澤并及金獻民等數十人帝內喜其言下部議未報而邦奇復誣大學士費宏石珤陰庇廷和詞連廷和子主事惇等將興大獄舉朝知其冤莫敢言言獨抗疏曰先帝委篤江彬手握邊軍四萬圖為不軌內外洶洶矣廷和密謀行誅纖頃事定迎立聖主此社稷之功也縱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既以奸人之言罷其官

戍其長子矣乃又聽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親戚誣為蜀黨何意聖明之朝忽有此事至于宏瑢乃天子師保之官百僚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詆辱大臣熒惑聖聽而陛下入曖昧之辭成師保之獄豈小人之言必可信大臣之行必可疑耶書奏帝震怒并收繫言親鞫于午門群臣悉集言備極五毒折其一指卒無撓詞既罷下五府九卿議于是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虛妄帝雖責仕隆等徇情而獄亦得解謫言宿州判官御史程啓充請還言舊任不聽稍遷溧陽知縣歷南京吏部郎中坐事再

謫知夷陵累遷湖廣參議又為讒人搆罷言為外吏多著聲績溧陽夷陵皆祠祀之

陸粲字子餘長洲人少善屬文同里王鏊見而奇之曰此子必以文名天下嘉靖五年舉進士與袁袠等二十人並選為庶吉士粲七試皆第一時張璁桂萼擊視諸翰林盡出吉士為部曹縣令惟粲以才高得為工科給事中粲勁挺敢言七年二月疏言自古禍亂之源生于壅蔽而壅蔽之害由于上下之不交我朝自太祖以至宣宗大臣造膝陳謀不啻家人父子以故上下交孚底于盛治自英宗幼冲踐阼未能親

決萬幾當時大臣苟為權宜之計常朝奏事先日擬擬旨行遣自餘政事俱具疏封進沿襲至今君臣間隔永無面議之時令陛下銳意圖治不求禍源之所在而去之欲望天下之治不可得也顧每日朝罷退御便殿延見大臣而決庶政侍從臺諫輪日奏對撫按藩臬廷辭入謝召見訪以便宜復妙選博聞有道之士更番入直講論經史從容啓沃如仁宗弘文閣故事則上下情通而天下事無不畢陳于前矣帝不能用既而言用人數事謂令吏部資格獨重進士致舉貢無階上進州縣教職待之過輕人不樂就王官

終身不遷同于禁錮皆宜稍爲變通邊方長吏視内地猶重不可輕付庸才宜除去就遠方之令鹽法馬政國之大事而行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何以興利剔弊因具陳四事可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而終之以復制科言天下固有高明倜儻不能應有司之繩墨者宜倣唐宋制科之法特設一科以待異才必待洽經史曉暢治道兼工文詞者始應之數歲一舉每舉不過數人高者儲之禁近其次分寘諸曹先有官者遞進焉庶人才畢出野無遺賢帝是其言下所司議行惟制科報罷尋命偕御史鄒元洪清覈馬房

錢穀兩公精心剸決積弊頓清而群小失利撓之者方御馬太監閻洪屢以虛詞惑上聽綮等抗章折之卒得請八年張福殺母獄起帝入東廠言以都御史熊浹勘決不當褫其職于是法司震懼刑部侍郎聞淵大理丞簡霄辭疾不出侍郎許讚會鞫時噤不敢發言而少卿曾直至為捷詞附和舉朝皆知東廠之誣莫能別白為帝言者獨綮與同官劉希簡各上章極論帝怒俱下詔獄杖三十釋復職事具熊浹傳當是時璁萼並居政府專擅朝事中外疾之若讐給事中孫應奎王準糾發其私帝猶溫旨慰諭綮不勝憤

上言司璁萼充險之資牽併之學囊自小臣贊議大禮崇陛下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宰弼恩陰寵異振古未聞乃敢罔上逞私奇權召賄擅作威福報復恩仇璁雖狠愎自用執拗多私而其術猶疎為害猶淺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忮忍之毒一發于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臣請姑舉數端言之尚書王瓊奸險貪惡正德朝交結權奸濁亂海內罪不容誅萼受其賄遺鉅萬違章力薦璁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以邵氏養子爭襲伯爵萼納重賄竟使奴隸小人濫膺封爵世冑羞與為伍萼所厚醫官李夢

鶴假托進書貴緣受職居室相隣中間便户往來[illegible]與等家人吳從周等為之居間又引鄉人周時望為選御交通竄爵時望既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麒王徽又輔臣之鄉里親戚也銓司要地盡布私人黜陟予奪惟其所欲故等與選僅踰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致仕尚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而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期月而遂得清卿禮部員外郎張敔假歷律而結知懷金錢而請託御史戴金承風搏擊甘心鷹犬此皆等之姻黨相與朋

此為奸者也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善逢猾狡多智南京禮部侍郎黃綰曲學阿世虛談眩人諭德彭澤夤緣改秩躐玷清華此皆陰厚于璁而陽附于蕚者也璁等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依附成風人心敗壞矣下畏而忌之莫敢頌言其非不亟去之臣恐兇人之性不移將來必為社稷患也疏入帝大感悟立下詔暴璁蕚罪狀罷其相由是都人拊掌大快稱粲奇男子爭傳錄其疏帝頗以粲不早發也下之吏既而詹事霍韜力詆粲錯揚一清實嫉之希爵言璁蕚去位實由聖斷烏有言官為人所使可以擊去之者且使大

謂之喉言官朝廷耳目乃比之于犬輕侮朝廷甚矣上方曲全輔臣黏顏啓以衰薄上方虛衷求諫黏顏啓以猜疑顏戒諭黏毋鼓私說惑眩主聽而是時帝意已回竟召璁還奪一清官下希簡詔獄釋還職而謫槩貴州都鎮驛丞槩讀書如平時士子執經請業謁授不輟稍遷永新知縣縣多盜乃損益保伍法召諸窩盜者貰其罪令立功自贖前後獲盜數百人悉覺之姦猾屏跡久之以念母乞歸里居十八年內外論薦凡三十餘疏皆報罷霍韜亦有疏薦槩槩曰天下事大壞于僉人之手尚欲以餘波汚我耶毋段毀甚

未終喪而卒希爵字以順漢州人棃同年進士除行人擢工科給事中甫五月而以直言得罪由是聲籍大振久之補為縣丞終鞏昌知府王準字子推世籍秦府儀衛司登嘉靖二年進士授高平知縣入為禮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劾武定侯郭勛奇恣罪明年劾璁萼薦引私人璁萼雖罷而準亦下吏謫富民典史稍遷知縣都御史汪鋐希璁指以考察罷之

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松陽知縣召拜刑科給事中八年奏修衆馬政三事皆議行齋禁苛察官校緝事者因緣為讒慝採木侍郎黄衷事

疾歸家屢疏乞致仕未許官校妄奏袁啓入京師革起下之吏部部臣言袁貫還里帝意不釋竟奪袁職良弼言袁乃大臣出入人所具驗假令入都豈能終隱乞正言者欺罔之罪不報張璁桂萼初罷相有詔察其黨給事中劉世揚御史吳仲等譏及良弼吏部言其素行無過得留任尋命巡視京營提督五軍營保定侯梁永福貪汚不職劾罷之武定侯郭勛總督團營其家奴私以軍中鼓吹給道士良弼劾勛勛引罪帝宥勛罪其家奴太僕卿曾直遺失庫籍懼罪詭言必奸人所匿帝命良弼覈實良弼言無之直坐罷

直良鄉鄉人也其不阿如此已而奏團營兵政之弊謂營將効忠訓練者積二十餘年而不調闒茸廢弛者經數十年而尚存賢否不分人何所勸是曰賞罰無章徃者每隊五十人立一教師步騎刀弩各期達用今雖有此試之法而把總管隊者不得舉行兵提督比試不中程則并把總等官坐罪人懷儌幸之心官受不辜之罰是曰操練無術武備所以日偷也請復教師之例大加簡閱而責成之第其功罪以為懲勸詔從之十年冬京師大祲良鄉請發太倉粟及內帑銀賑濟報可南京御史馮數等十人以劾吏部尚

者王燮被逮良弼抗疏請釋之帝怒并下良弼詔獄
踰贖還職仍奪俸一年三遷至禮科都給事中十一
年八月彗星見東井芒長丈餘良弼引占書言彗星
晨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井奸臣在側令大學士
張孚敬驕恣專橫竊弄威福致奸星示異乞亟罷黜
孚敬奏辨謂良弼黜舉京營武職臣請下部審覈遂
奪其俸以故挾私報復時帝已疑孚敬兩疏皆報聞
會給事中秦鰲疏再入孚敬竟罷去踰月良弼復偕
同官劾吏部尚書汪鋐專恣邪佞帝意方向鋐奪良
弼俸由是鋐孚敬俱憾良弼明年元日副都御史王

應鵬坐事下詔獄良弼言發端之始不宜以微過幽繫大臣帝怒再下良弼詔獄獄卒見其至訝曰公又來耶爲之垂涕尋復職奪俸時爭救復起柄政與鉉修前郤必欲中之會考察京官鉉欲黜良弼而無名乃以考察後復命科道互相糾劾意得假臺評黜之及御史合糾七人又無良弼名爭救益怒擬旨切責令吏部再考鉉乃以良弼及秦鰲葉洪數人名上皆前劾爭救及鉉者也中外大駭良弼竟削籍隆慶初詔起廢籍以年老即家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天啓初追謚忠簡

葉洪字子源德州人嘉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讜直敢言學士穆孔暉進講後期帝怒謫官洪以孔暉有學行疏請留之國子監故有膳夫銀分給諸生爲日費茶酒許誥請遂之戶部洪上疏力爭得如故府縣撤輕罪許罰穀備荒長吏遂因緣乾沒以洪言命撫按稽核十一年肇舉祈穀禮于圜丘帝不親祀洪疏諫曰祈穀與大報名雖不同其爲郊天一也祖宗以來無不親饗成化弘治間或有他故寧再卜期不遇謂郊祀禮重不宜攝以人臣乎令既聖躬違和宜從改卜帝謂祈穀禮輕責洪妄言尋廷視京營武

定侯郭勛以軍額不足請選軍餘充之兵部持不可洪言京軍坐耗國儲已為冗濫若一時選補四萬餘人餉奚從出就欲充實營伍第當按逃亡之籍勾親丁驍健者補之何必紛然召募部議稱善帝從之進工科右給事中汪鋐遷吏部尚書洪抗疏極論其奸忤旨奪俸明年考察鋐修怨遂坐洪浮躁貶寧國縣丞居二年大計外吏復奪職言者屢訟其冤終不復用卒于家同時秦鰲字子元崑山人孤貧力學登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奏南京守備三弊因劾魏國公徐鵬舉中官賴義不法狀義遂罷遂

十一年秋彗星見鰲劾張孚敬强詞飾奸妬賢病國
且言天子之權不可下移今孚敬擬議詔旨輙引以
自歸若大權在其掌握此所以上干天怒下拂人情
臣愚謂不去孚敬天心終不可回也疏入帝嘉其忠
讜遂放孚敬歸已而孚敬再相汪鋐承風指以考察
謫鰲東陽縣丞累遷福建右參議卒官張裕字仁弘
長洲人洪同年進士除刑科給事中時帝好以强詞
折廷臣廷臣震悚多緘默自容裕奮拜官即上言人
臣進言于君靡不晝度夜思朝删夕改冀以至誠感
悟君父若加以詰責則鈎鉅不窮摘其小疵則意無

不格且天子以一身應萬幾多慮或以損心多怒或以傷氣屬詞荅難每至頻繁非所以養和平來忠諫也願陛下怡神接物定志圖幾大無我之心充虛受之量庶幾言日聞幽隱畢達疏入忤旨切責己坐劾飲酒薪詰下詔獄謫福建布政司照磨累官襄陽知府張寅太倉人嘉靖初舉進士歷南京御史禮部侍郎費縉以議禮得帝眷寅疏論其十罪張孚敬罷政寅言大臣去國誼不忘君今孚敬二旬而馳三千里若小丈夫悻悻之為者此豈大臣之誼哉且其儉邪蠹政不可悉數陛下雖知其奸而去之猶未足懲辜

請追所賜封誥銀章之屬明正其辟又言左都御史汪鋐陰賊邪媚陸贄所謂諂諛顧望畏愞鋐兼有之宜亟放逐帝怒謫高唐判官累遷南京文選郎中僉簡宮僚改春坊右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未幾劾罷

錢薇字懋垣海鹽人少有志行嘉靖十一年舉進士即受業於湛若水既官行人泊然自守惟與同年生蔣信等朝夕問學朝右重其行擢禮科給事中時禮部尚書夏言與吏部侍郎霍韜交詆訐薇以為非大臣體奏請戒勵俄論邊事言宜令將帥家丁得自耕塞下田毋征其賦總督大臣宜假便宜得專制閫外

如先朝王驥故事格不行大學士李時工部尚書溫仁和外戚蔣輪及尚書言有過薇皆劾奏又劾司禮中官不職疏多不報出覈湖廣廣西錢穀徧賑下邑上官所不至者薇必躬歷手較簿書不以委掾吏積弊為清靖州千戶四人稔惡為民患力言于巡撫顧璘罪之遠近快馬還進右給事中翊國公郭勛怙寵請復鎮守內官櫃為置宿衛將校薇憤然曰此吾死杖下日矣疏其不法七事帝雖眷勛然素知其驕橫兩不問已因星變極言主德闕失所致帝深衛之未幾十八年疏諫南巡坐奪俸時內閣夏言華所選會

僚多以狗私劾罷詔專責吏部推舉薇偕都給事中呂應祥給事中任萬里乞如會推故事集内閣九卿公舉抑奔競之徒使勿進庶簡擢得人疏入帝挾前憾並斥為民累薦皆報寢薇歸時集鄉里晚進與之講學足跡不及公府倭患起策鄉邑必先受禍請于巡撫王忭集兵為備鄉人德之卒年五十三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薇從父琦琦子奎皆進士琦臨江知府奎由禮部員外郎謫德慶州同知攝州事有善政卒無以殮州人賻而歸其喪

戚賢字秀夫全椒人家世力農不知學高祖通年九

十餘覩其子孫樸鄙居恒鞅鞅臨歿拊床歎曰天罔靳吾一儒家兒耶及賢稍長聞通絕語輒憤悒自誓必為儒曉夜誦讀竟登嘉靖五年進士授歸安知縣省厨傳平徭役躬行郊野問疾苦悉知閭里奸豪有犯輒窮治性不惑神怪縣有蕭總管廟報賽無虛日賢入廟諭諸賽者曰天久旱若能禱神得雨甚善否則毀其廟取土偶沉之既而禱不驗竟沉之河居數日賢舟行經其地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者皆失色賢徐笑曰是特來焚耳命焚之顧岸傍有社祠猶令健隸易服入其中識之伺候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

累獲數人蓋奸民募善泅者為之也由是遠近畏服知府萬雲鵬剛勁操下急賢數以事忤之當上計吏黜雲鵬者將被黜賢直走吏部白其枉時桂萼為尚書見賢以知縣爭事部堂心異之雲鵬竟得免以最去起知唐縣召為吏科給事中十四年春當大計外吏守令中考功法一斥不復用而是時言事諸臣忤柄臣意者率假計典錮之賢以臺諫拾遺但劾不宜留者即遽斥未當莫或論救乃先事上疏言頻年以來內外黜陟不無偏枉孽子孤臣多蒙隱禍非所以崇獎忠臣廣自新之路也願推廣德意尚黜幽之典

有未協公論者聽臣等即時論救俾其抑枉帝覽奏稱善從其請先是參議王臣掌商臣言事忤要人給事中葉洪以劾汪鋐被謫至是采皆在黜中時賢方勘事陝西給事中薛宗鎧因據賢疏俾救而吏部持不可帝遂命己之及賢還朝以鋐恣横賈張孚敬庇之乃條其罪上曰輔臣孚敬布腹心以操吏部之權擅利害以箝言官之口即如考察一事陛下由聽臣言許其中蜜正以防大臣行私也今言官為葉洪諸人辨救而孚敬曲庇冢臣巧言阻遏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輔臣負伯縣方命之罪放流之典具在惟□

下以威衞之疏入帝納嘉賢言而重違孚敬鋐意於等竟不能復也再以喪去補刑科都給事中是時夏言枋國會當選庶吉士言不能無私賢疏言常吉之選所以儲材輔弼乃竟躁競成風請屬不絕又教習之法徒事文藻不務本根詭時諧俗樹立者少臣請抑號黜浮慎加遴簡毋泥甲第毋限名額而又擇仁賢爲之師勿徒拘常格庶國家得真才之用帝頗納其言由是言及館閣大僚咸不悅二十年疏劾翊國公郭勛肆逞兇狂假擅威福吞噬徧天下乞亟行廢黜太廟災率同官復劾勛及尚書張瓚樊繼祖李廷相

都御史王廷相胡守中少卿李開先戴儒侍讀胡經司業王同祖不職宜罷而薦南京尚書聞淵熊浹劉天和郎中王畿主事程文德參議徐樾詿誤被廢都御史萬鏜侍郎呂柟太常卿魏校御史程啓充馬明衡給事中魏良弼與葉洪王臣皆天下名賢可備任用章入言滋不悅激帝怒降旨切責令陳狀賢上疏自明竟謫山東布政司都事緒與名者皆奪俸賢尋以父老自免歸歸十餘年而卒賢少聞王守仁之說心契之及官于浙遂執弟子禮與王畿錢德洪羅洪先唐順之輩友善畿素不悅于朝責賢之謫亦以

戮故也

劉繪字子素一字少質兗州人祖進太僕少卿繪長身修髯磊落負奇氣好擊劍力挽六石弓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改戶科給事中慷慨自喜二十年詔兩京言官會薦遠才于是六科給事中邢如默等薦毛伯溫劉天和等二十人而故御史段汝礪副都御史翟瓚參議王沐與馬繪上言汝礪乃大學士翟鑾姻戚瓚沐則夏言揄指如默排群議而薦之者夫相臣挾權以通言官言官懼勢而咈公議上下雷同非社稷之福乞罷鑾言罪如默為相私

植黨者戒帝是其言出如默于外言適罷致鑿置不
問明年賊大入山西帝方倚翟鵬辦賊而言復柄用
素惡鵬屢從中撓之繪上疏曰頃者強敵南侵陛下
特勅翟鵬往督軍務可謂得人乃賊去而總督輒罷
賊來而總督復增事出倉猝計不素定非所以重封
疆寄責成也今俺答方強不圖必爲旋心志乃議者
謂止宜自守不可與戰以致諸邊將臣當假按伏自
全戎卿捨殘騎以報首功將士既無鬬志督巡欲臣
亦第布列士馬嚴守要害名曰清野實則避敵名曰
守險實則自衛且賊之入也動稱十萬而我軍散

城堡勢分力寡即參遊所統亦無踰二三千人矣
曰心疑者北力分者弱賊每得志職此故也[illegible]日令
尚任翟鵬得便宜從事內閣大臣開誠布公協齊乇
內馳發宣大山西士馬合十七八萬人分三路並舉有
進無退而京營及河間保定亦各整軍以待調發臣
謂賊衆雖多可計日平也帝壯其言令假鵬便宜得
發都指揮以下即日之任督兵討賊然亦竟不能出
塞也頃之劾山西巡撫劉臬結納夏言及吏部尚書
許讚賄貨殃民宣府巡撫楚書酣卧弛邊備請俱罷
黜而擢用知府蘇豹參政王儀於教使當邊寄集書

由是去職繪既屢忤柄臣柄臣深憾之出為重慶知府繪署去威嚴專務平易近民尤作人愛士識銅梁張佳胤于諸生時卒成就之播州永寧土官爭地相攀革檄諭之即定上官交薦將遷擢而言再入政府修故怨屬其黨論罷之重慶人為立祠繪歸益治林泉放情詩酒時與少年射獵熊山下素善譚兵以不得一試為恨居家二十年卒子黃裳豪邁有父風舉萬曆十四年進士歷兵部員外郎倭犯朝鮮侍郎宋應昌東征命黃裳贊畫軍務黃裳督軍渡鴨綠江慨然拊將士曰此汝曹封侯之秋也既抵平壤大敗之

兵賊遁黃崖張追逐又連破之錄功進郎中以

歸久之卒

論曰璁蕚既得志助鋐華復附之勢亦盛矣諸臣忠

畏强禦危言激論相屬不絕雖屢經排斥而手稜彌

厲可不謂之烈士哉且其謀直之言未嘗不稍見採

納有補于時則諸臣亦未為不遇也吁抑幸矣哉